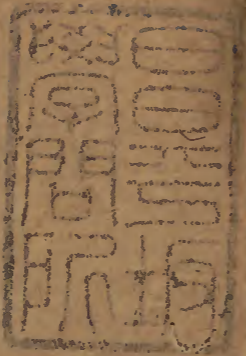


沈氏治通鑑綱目

十二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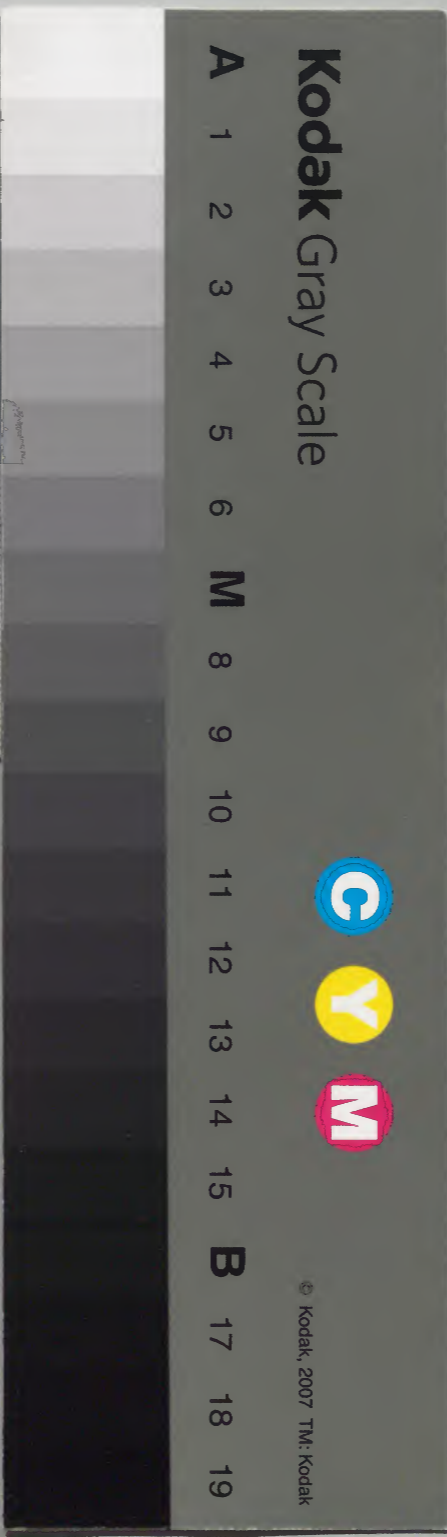
坎



漢書門	
五	八
函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八	五
函	冊
五	八
架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9
冊數	8 (6)
函號	285 21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淺草文庫

起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盡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

凡十四年

年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二月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

許銘

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嗾部卒請增值銘不

許遂圍公廨殿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陳九疇為

僉都御史撫定之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乃誅隆

三月上皇太后尊號

曰昭聖慈壽皇太后并上武宗皇后尊號曰莊肅皇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都氏崩○

礦盜流劫山東河南及兩畿都御史俞諫討平之

世宗嘉靖十四年

宋

礦盜王堂等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賊往來金鄉魚臺間突至曹州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因詔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進勦明年二月賊平

二年春正月葬孝惠皇太后於茂陵。○劉忠卒。○禮部尚書毛澄罷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為姦媚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曠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至是以疾歸

道卒贈少傅諡文簡

歲星太白同晝見。○夏四月旱。○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為五經博士

御史王完言熹本婺源人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從之及墅老遂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於宮中

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搤最他事戍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修齋醮命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帝嘉之自

此詞臣多以詩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三年春正月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二月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遇事諫諍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啣之左右因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至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時方營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欲迎祀獻皇帝主俊上疏爭不納趣建室益急俊乞休中旨以席書代故事禮

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書進不由廷推吏部尚書喬宇等交章詆之書錄上大禮考議遂趣入朝。

夏五月蔣冕罷以石珪為文淵閣大學士。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遂汪俊用席書為張璁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於朝廷事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珪為廷和所不悅欲引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珪入閣珪據禮力爭大失帝意。

六月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初璁萼同為南京主事兩人日夜竊詆朝議萼上言陛

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當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并錄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疏草以聞。下廷臣集議。禮臣汪俊請加皇字。以備徽稱。璉復上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與斯議哉。疏入。帝大喜。立名兩人。會獻帝已改稱本生皇考。詔止勿來。兩人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萼懼不敢出。璉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

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紳等。連章劾璉。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紳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卽列璉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璉萼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紳鑑。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璉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璉萼以議禮驟貴。於是閑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詔稱獻皇帝爲皇考。羣臣伏闕諫。成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時廷臣多主楊廷和議。力攻璉萼。獻夫之非。疏皆留中。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遂會羣寮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執豐熙張紳及御史余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震怒盡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璫等勢益張孝宗遂改稱伯考。

毛紀罷。

紀請看伏闕諸臣罪帝責紀要結朋黨罷歸。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泰將賈鑑督役嚴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趣之急遂爲亂殺鑑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脇爲帥事聞以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至冬金獻民杭雄出師甘肅道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及總兵桂勇第王微服夜奔宣府勇被執天祐及朱振馳救乃得免帝召勇還卽以朱振代之明年春天祐縛斬三十餘人衆始定。

以賈詠爲文淵閣大學士。○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一清自是凡三爲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四年春正月仁壽宮災。○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蜚緣入錦衣搆害甚衆帝卽位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

京師大雨雹。○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爲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撻咎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於是復申前議并請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張

璵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爲席書亦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卽以皇考爲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耶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鏞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爲土知府弘治六年猛見流弑父自立思恩士官岑濬襲破之及濬誅改思恩爲流

官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賊。有功。覲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斬猛于邦彥。歸順土知州岑璋。殺猛。以其首獻。後遂改田州爲流官。

冬閏十二月朔日食。

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言。邇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名揚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前年冬。御史吉

裳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籍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

世廟旣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琚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何況后妃。璁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六年春三月。小正子寇宣府。

小正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八大白陽堡。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

費宏石璫罷

璫萼出郎署。入翰林。望為經筵講官。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璫萼大恨。數毀宏於帝。及璫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璫遂劾宏。劫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未留。然終不以譴璫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璫萼指。上書許故大學士楊廷和。并誣宏及璫為奸黨。兩人求去益力。許之。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璫。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齋手勅。卽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比至。璫已入閣。遷遂力求去。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健致仕後。劉瑾榜為奸黨。復削其籍。瑾誅乃復官。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屬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諡文靖。健器局峻整。正色率下。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為吏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璫。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璫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

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朔日食。○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璵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致之學，所著有困知記、平謚文莊。

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旣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爲亂，陷州城。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隣交趾，獠獠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爲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土兵二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

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爲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於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旣而御史儲良材被黜，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爲奸黨。萼卽奏復其官。

秋八月，下刑部尚書顏頤壽等於獄，賈詠罷。

初，崞縣人李福達以從逆戍山丹衛，逃歸，更姓名曰張

寅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出入郭勛家。爲仇家所發。御史馬錄按山西窮治之。郭勛爲遺書屬免錄。不從。且劾勛庇奸亂法。於是科道交章劾勛。疏言。臣以議禮觸衆怒。帝信之。令移福達獄付法司。會羣臣廷訊。無異詞。帝怒。下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於獄。命桂萼張璉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遂釋福達。逮馬錄付璉萼酷訊。坐挾私故入論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永戍邊瘴地。遇赦不原。給事中劉琦御史常泰等四十餘人。以劾郭勛故。逮下詔獄。死箠楚者十餘人。餘皆削籍。戍邊錄之。被逮也。賈詠遺書相慰。桂萼發錄篋。得之。帝責詠。詠引罪去。於是萼等自謂平反有功。

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以桂萼爲禮部尚書。○冬十月。以張璉爲文淵閣大學士。璉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璉請自講。讀以下。量材補外。於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爲空。

子戍

七年春二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總制三邊。

三月。謝遷罷。○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璉請彙爲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遺謫志陛下之明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喬宇汪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爲民。

秋九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尋復熾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盤據三百餘里郡縣懼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江父老遮道言狀盧蘓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進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賊衆悉平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恚墮娠崩喪禮悉從殺。

十一月立妃張氏爲皇后。○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

初番酋屢使求貢入寇如故所使多爲內應巡撫陳九疇拘繫其前後使者數十輩俾不得通故屢寇皆失利去瓊至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又以牙木蘭內附遂引瓦剌犯肅州既復使人求貢請以哈密城易牙木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多詐不可許牙木蘭反正歸順不可棄瓊再疏如前請張璉等卒用瓊言。

丑

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隆慶初贈侯諡文成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正德初以兵部主事抗章忤劉瑾謫龍場驛丞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眾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二月以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餽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稚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三月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

學士楊廷和卒。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

秋八月張璫桂萼罷九月召張璫還楊一清罷。

璫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及璫萼優劣其同官王準陸粲復相繼劾璫萼引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璫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璫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璫萼俱以議禮進璫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璫還

貶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瓚請削一清籍璫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朔日食戊刑部員外郎邵經邦於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於正陽之月質諸小雅變象懸符今得毋有皇父其人乎邇者張璫桂萼已罷尋以議禮功復名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戍鎮海衛。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

庚寅

復名桂萼入閣。

九年春三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帝從夏言請作先蠶壇於北郊。皇后行親蠶禮。明年以
北郊出入未便命於西苑行之。

夏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許永曾盜庫金及
殺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璉從
中主之坐一清受賂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
所賣疽發背死久之復其官諡文襄一清博學善權變
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為璉
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士論惜之。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以制作禮樂為事欲分建二郊并
日月為四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
郊后親蠶北郊適與分建二郊義合遂諭張璉等陳郊
議夏言主分祀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偽書不足
據帝怒下韜獄賜言四品服俸分建園方正於南北
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以春秋分祭
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帝以孔廟籩豆十二牲用犢儀同祀天非正禮其諡號
章服悉宜改正張璉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祠

師辛

十年春正月桂萼罷。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籩豆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從之。

萼以病乞歸未數月卒。萼性狠愎為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為上官所辱既得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已凌壓同官議禮議獄構害不下數十百人。

夏六月雷震午門。閏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遷學術純正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孝宗稱賢相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至是卒。贈太傅諡文正。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璫也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因構陷行人司正薛侃欲以傾言廷鞫事露帝斥其伎罔令致仕去。

八月改安陸州為承天府。九月以李時為文淵閣大學士。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譴毀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於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十二月戊辰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於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等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遂謫戍邊衛。

十一年春正月祈穀於園丘命武定侯郭勛攝事遣代自此始。

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劉基世爵。○五月以方獻夫為武英殿大學士。○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汪鉉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

辰王

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卻元節不稽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

張孚敬罷。

孚敬以星變乞罷帝慰留給事中魏良弼秦鰲先後劾孚敬專橫帝復罷孚敬。

癸

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復入閣。○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下建昌侯張延齡於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鶴齡延齡皆昭聖皇太后弟也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為人所告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寤

迫無所出。欲爲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寶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奏瑾激變。宜撫總制劉源清。懲胡瓚。事請討之。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千戶張欽。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爲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小王子入寇。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馬昇。楊麟。始禽斬首。惡黃鎮等。以獻。瓚入勞諸將。撫定之。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爲皇后。

舊制。皇后立。祇謁內廟。至是。行廟見禮。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屢為言官所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
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
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與璵萼其事。持論頗平。恕。故人
不甚惡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

紀

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提督京通倉場內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
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
內臣。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叔嫂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
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
叅許之。已而議諡。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
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
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
皇后。後悟。孚敬言非是。改諡。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
僖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太廟南向。特建文祖世室。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尋以張孚敬言。更文世室曰太宗廟。

三月。葬孝靜皇后。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
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卒所執。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

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遂狃爲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以疾乞休。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孚敬持身廉痛惡。賊吏苞苴路絕。亦時進讜言。惟性跟復。報復相尋。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爲黨魁。帝以議祖故。始終恩眷。常稱少師。蘿山而不名。名費宏復入閣。

帝與李時言。今內閣乏人。復取舊老費宏來。何如。時稱

善。乃遣中官賞詔召宏。

秋八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例從之。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卒。贈太保。諡文憲。

如各錄率制太尉請文憲

衣恭肅精忠臣賢國寔姓事甚重爵大顯

其具華蓋與大學士費宏卒

堂兩致之

帝懲嚴東之變於其時無日費宏請會大興

殊八日請大興會其巡撫官

善八費中官費請台表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起丙申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凡十七年

甲丙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

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

邊甚眾曰吉囊曰俺答者皆於小王子為從父行雄黠

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相率蹂躪諸邊天和赴鎮修戰

具飭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大舉入寇天和檄副將白爵

叅將吳瑛等連敗之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

尚書

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

人。班二品。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以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

酉丁

十六年春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

初安南陳嵩。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暲而自立。暲臣莫登庸起兵討嵩。立暲兄子諱爲王。登庸握兵柄。恃功驕恣。旋逐諱。立其庶弟應。已復殺應而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諱子寧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尅期徂征。詔起伯溫於家。命叅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

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會雲南巡撫汪文盛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上之。遂命伯溫進師。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爲請。不得。鶴齡歿死獄中。

戊戌

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於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嚴嵩言。傳稱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

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爲過情。嵩於是曲順帝旨。以爲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有嚴父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爲民坊。卽豐熙子。冀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之。

秋八月。以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

時夏言當國。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越二年卒。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睿宗。祔於太廟。

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於是尊獻皇帝爲睿宗。嚴嵩復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前事。可據。睿宗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遂奉獻皇帝祔太廟。廟號睿宗。復配享上帝於元極殿。

冬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李時卒。

己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壑爲皇太子。封載厘爲裕王。載圳爲景王。起翟戀爲兵部尚書行邊。

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特遣重臣巡視。起鑾節。制諸邊。以曾子裔孫質粹爲世襲五經博士。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帝還京師。

帝初詣大峪。議遷顯陵合葬。未決。欲親詣承天。周閣卜兆。命宣城伯衛鏡。遂安伯陳鍾。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謁陵。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及所過田賦。歸過慶都。從臣請祀堯母墓。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卒定南祔之議。

復以梁材爲戶部尚書。

材初主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愛天下矣。

彗星見。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恥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益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河南饑。

十九年。春正月。召翟鑾復入閣。○夏五月。詔勲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敘廕。不

率者糾治從之。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製器。因郭勛以進。帝名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欲服食求仙。夫神仙乃山棲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狎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郭勛以罪瘐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吉囊於黑水苑。斬其子小十王。

吉囊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衛。總兵白爵擊走之。至是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於鐵柱泉。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

冬十月。顧鼎臣卒。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於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

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歷陳諸弊。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拷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伯溫等督師抵廣。傳檄諭登庸父子。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與諸酋入鎮南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令覈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否則已之。

九廟災。○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冬十月。葬孝康皇后。

庚子

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食。○夏言罷。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

初。郭勛害言。寵禮部尚書嚴嵩。亦心妬言。言與嵩扞蹕。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候還京。帝不懌。嵩知帝指。

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及幸大峪
言進居守勅稍遲帝怒令致仕居數日怒解復召還昭
聖皇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謬字帝切責復
令致仕將去請齋宮即頭謝帝憐之俾還私第俟後命
時郭勛引疾在告帝問京山侯崔元曰勛何疾曰勛無
疾俟言歸即出耳帝領之會給事中高時劾勛奸利事
遂下勛獄復詔言入直帝製香葉冠五賜言等言以非
人臣法服不奉詔嵩因召封冠之籠以輕紗帝見而悅
之嵩因傾言振暴其短會日食既帝手詔落言職以嵩
爲大學士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
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
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

俺答寇山西

時吉囊已死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惟俺答獨
盛屢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其使詭言用計
擒獲詔磔於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
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叅將張世忠等戰死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於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於太液池西督工峻急魁欲諫
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
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
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

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
有走告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
治。知王寧嬪寔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疾悸不能
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於市。久之。帝始
知妃寃。

癸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冬十月。梁顏入寇。

攻圍募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

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賈

緣舉進士。遂斥為民。

九月。以許讚為文淵閣大學士。張璧為東閣大學士。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嘗嘆曰。何奪我
吏部。使我旁觀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小王子入寇。

俺答與小王子入萬全右衛。掠蔚州。抵完縣。京師戒嚴。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
黑青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喫劍。絕宮中妖。被寵
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間諜。
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傳保。後復以禱雨功。封

恭城伯。

二十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楚世子英耀弑其父顯格。伏誅。

英耀性淫惡。悉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懼事覺。遂與金謀逆。會元旦置酒饗王。及武岡王顯槐。酒半從者出就食。金等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錮武岡王於別室。王從者扶門出告變。帝命駙馬都尉駱景和等會鎮巡官鞠寔。詔磔於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毛紀卒。

紀歷仕四朝。守正不阿。家居二十年。卒。諡文簡。

秋八月張璧卒。○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高貪橫。復召用言。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冬十一月許讚罷。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為通海縣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冕極言預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亂。遣何卿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會巡撫張時徹禽其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賊平。

卿素有威望終嘉靖世松潘鎮號得人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

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擣巢於馬梁山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新 二十六年秋七月河決曹縣。

決曹縣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河臣詹瀚請於

越皮寨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於獄。

初爵與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並以直諫下獄

歷五年不釋久之帝扶鸞宮中感乩仙語立出三人未

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

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以大高元殿

災釋之。

皇后方氏崩。

申戊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帝數使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及詣嚴嵩必

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毀言言故慷慨以

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力主之銑鳩兵繕塞輒破

敵帝令言擬旨優獎之銑益銳志出師帝忽降旨詰責

詞甚厲嵩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大懼謝罪且云

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於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

解合言致仕。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鎮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
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初仇鸞鎮甘肅以貪黷為銑所
劾遂逮繫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草奏誣夏言納銑金
法司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
下吏出鸞於獄。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於永陵。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
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
言鸞方在繫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
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
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
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亦不從。會俺答寇居
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殺言妻蘇氏流
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承朝慶皆削籍隆慶初
詔復言官諡文愍。

配

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為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
事入內閣預機務。○俺答寇宣府大同總兵周尚文擊敗
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賜戰死全軍覆遂
犯永寧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
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未幾卒嚴嵩格卹典不予給
事中沈束以爲言嵩激怒帝錮之詔獄

三月朔日食。○皇太子載壑卒。○秋七月倭寇浙東。

舊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
在官及嘉靖初廢提舉不設濱海奸人遂操其利或闌
出中國財物與番互市初猶商主之及嚴通番禁遂移
之貴官勢家頗抑勒其直倭大怨恨時糾黨入掠巡撫
朱統急捕賊通倭者不俟命輒斬又數上疏顯言大姓
奸狀以故聞浙人皆惡之御史陳九德劾統擅殺統仰
藥死亂益甚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倭至竄走
一空自是終嘉靖世無寧日。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

是年夏俺答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
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別遣精騎自
間道潰墻入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王忬
以僉都御史守通州夜縋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
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索武庫甲仗庫奄勒
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帝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
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商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

戊庚

分置陘間時寇已薄都城矣大同總兵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各率兵至詔以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帝趣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吝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寇飽自颺去耳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始引去將出白羊口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乃整輜重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儀削籍

謫中允趙貞吉為荔波典史

方俺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抗言不可許且請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帝聞而壯之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齎金五萬犒軍嚴嵩心惡之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兵部侍郎王邦瑞上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寢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

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統務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

廢鄭王厚烷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寮理克已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於獄孟津王祐善遂許厚烷謀不軌遣官往訊無左

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厚烷

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

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

冬十月張治卒。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

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

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

孝烈皇后

亥辛

三十年春正月戊錦衣衛經歷沈鍊於邊

初廷議俺答求貢事毛起請姑許之邀令出塞而後拒之時鍊在眾中大言起失策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

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禁弗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巳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至是劾嚴嵩贖賄及邦謨諛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

三月開馬市於大同宣府。

仇鸞畏寇甚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投譯書於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市失威重長寇仇甚矣今說者曰吾外假馬市驕靡之

而內得自修武備夫海內豪傑爭磨勵待試不及時激發其氣而和以自弛將愈隳蒙傑効用之心何備之能修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互市既開彼或負約不至至矣或謀伏兵突入或以下馬索上值將何以拒之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且彼安肯子我善馬我歲糜數十萬而無所償於虜一不如意彼且敗盟凡此釁端百出其害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廷臣莫敢言惟陛下獨斷疏入立下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於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徐階爲東閣大學士。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統死，浙江不設巡撫，海禁益弛，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爲主謀。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明年春大舉入寇，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陷上海城，流劫乍浦、金山、太倉、崇明、常熟、嘉定。又明年掠蘇州、松江、漕通泰，陷嘉善。崇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

同。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旣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爲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旣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河決徐州，○罷馬市。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三
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
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
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閏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
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

起癸卯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凡二十年
平盡王申明穆宗隆慶六年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不見○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虜招集亡命居豐州築
城自衛構宮殿壅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等
數誘虜入寇教以製鈎打攻城堡之法俺答信用之至
是復大舉深入下涇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砦
遊擊陳鳳力戰却之虜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駐鄜
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以
萬騎寇大同總兵李冰戰死全軍皆沒明年復犯宣大
攻薊鎮墻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

督楊博悉力禦之乃遁

九月柘城盜作亂官軍討平之

柘城人師尚詔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啓門納之劫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追賊獲尚詔於山東詔卽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歸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於廷

以科臣賀表遣制盡予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江南浙江軍務討倭。秋七月詔勦戚大臣入直西內

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尚書李默王用賓

批

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閔如霖郭樸吳山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得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為民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請遣大臣祭東海帝卽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懼公私財賂壙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冬十月殺總督尚書張經

初文華屢趣經進兵。經恐洩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嚴嵩復從中搆之，遂逮經下獄。經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至是斬西市。天下寃之。

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帝既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復為員外郎。繼盛甫抵任，卽上疏劾嚴嵩，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儼然以丞相自居，竊弄威柄，黜陟由已。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令其子世蕃代票擬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嚴劾忠嚴鶴乳臭子耳，未嘗

一涉行伍，皆冒軍功，官錦衣，以故兩廣將帥躐掌府部。逆鸞下獄，賄世蕃二千金。嵩卽薦為大將。北虜深入，戒丁汝夔勿戰，生靈塗炭。畿輔為墟。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等一與抵牾，立加斥謫。文武遷擢，苞苴肆行。將弁惟賄嵩，不得不陞。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招克。百姓守法度者為迂拙，工附離者為才能。風俗澆訛，廉恥漸滅。嵩罪如此，而其姦又足以濟之。厚賄左右，得備聞宮中言動。用趙文華掌通政使，疏至必先閱副封。長厰衛緝訪，卽與結姻。懼言官彈劾，非私人不得預臺諫。部寺中有才望者，悉羅致門下。內外聯絡，根柢蟠互。諸臣忍負國，不敢忤嵩。惟陛下察其姦邪，或召問裕景二

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罷免。內賊既去。外賊不戰而自戢矣。疏入。高摘召問。二王語密。構於帝。下繼盛詔獄。備極慘酷。論死。繫三載。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因附繼盛名。並奏。繼盛妻張氏。上書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遂斬西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

十一月朔日食。山西陝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河清

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八十二萬有奇。

三十五年春二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胡宗憲總督軍務。

前年秋。倭衆六十餘人。自杭州西剽嚴。縱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潞野。轉鬪數千里。殺傷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官軍所殲。應天巡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搗倭於松江之陶宅。進營甌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以寇息。請還。許之。比還朝。倭警日至。帝數詰嚴。嵩曲爲解。帝意終不釋。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

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文華盛毀總督楊宜而薦宗憲遂擢宗憲兵部侍郎總督諸軍討倭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既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喜加文華少保廕子錦衣千戶

秋九月徽王載瑜有罪廢爲庶人自殺

載瑜性淫虐奪民間女爲妾發塚七十餘所前後殺無

辜二十餘人恐得罪乃密置驛騎伺京師動靜撫按交章論奏詔廢爲庶人載瑜殺其妻妾自縊死

冬十月朔日食

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帝急欲建正朝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贖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擯射之或蹕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路楷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鍊子襄褒杖殺

之

冬十一月辛愛圍大同右衛

俺答子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自詡爲奇功致之京師辛愛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敵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嚴嵩與兵部尚書許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東代之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虜酋三人會江東與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糾眾三千餘入寧波岑港大掠宗憲故與直同鄉因館其母妻於杭州厚撫之遣使招直直詣降願効死自贖帝謂直元兇不可赦乃收斬之其黨復據岑港堅守逾年徐移之柯梅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平

三十七年秋八月吉能圍甘州

吉囊子吉能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癸

三十八年春二月辛愛寇灤河

辛愛與老把都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聲言東下蘄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

秋七月南京地震

庚申

三十九年春正月以鄧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

二女子昇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簡抗言。曾
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
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及嵩敗。懋卿以賊戍邊。

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
之。諸軍大怨。遂以都肄日殺懋官裸尸於市。守備太監
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犒十萬
金。乃稍定。巡撫李遂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
褫懋官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襲俺答於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眾喜峰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巢於灰河。

虜稍遠徙。至是漢復與叅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
禽斬百五十人。焚板升略盡。時邱富已隨虜。帳他徙。趙
全亦遁免。

辛酉 四十年春二月朔日食。○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
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
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袁燁爲
武英殿大學士。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燁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
從。得譴去。遂以燁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

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燦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未幾遂進尚書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嚴訥郭僕並號青詞宰相。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卽徙居此時適暫移玉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戊壬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遍引私人居要地

帝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紳董傳策各疏論嵩帝雖絀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入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及其客羅龍文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叅議侍郎魏謙吉等數十人皆

坐姦黨黜謫有差。嵩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
土蠻寇遼東，總兵黑春戰死。

土蠻入撫順，復攻鳳凰城。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燿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宦官有密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等。加太子少保。燿初賄嚴世蕃，蠶戶部尚書，以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為公論所容，乃要結為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儆王大臣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做大任，俱擢侍講學士。

倭陷興化府，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擊破之。

初，倭去浙江，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閩患少熄。

癸四十二年，冬十月，辛愛把都兒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遼塞，總督楊選囚繫三衛長通罕，令其子更迭

爲質通罕者。辛愛妻父也。冀以牽制辛愛。三衛皆怨。至是把都兒等。潰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濠孫贖戰死。京師戒嚴。大同總兵姜應熊敗寇於密雲。乃退詔誅選。

子甲

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樞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典樞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飲食。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強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城。歸民間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樞不奉詔。乃除世封。

夏五月朔日食。

丑

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罷。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乘軒衣蟒。勢焰不少衰。袁州推官郭諫臣與巡按御史林潤謀盡發其罪。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請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策。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樞。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卽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訖曰。死矣。遂棄市。

籍其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

夏四月以嚴訥李春芳為武英殿大學士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

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

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帥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

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月會帝有煩悶疾逮繫論死穆宗嗣位乃釋之。

三月以郭樸爲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旱。冬十月俺答寇大同叅將崔世榮戰死。十一月帝有疾。

以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故也。

十二月帝崩裕王載堉卽位。

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

丁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睿宗已爲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亨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雖爲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爲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未合典禮不報。

追尊母杜氏爲孝恪皇太后。二月立皇后陳氏。以陳以勤爲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爲東閣大學士。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叅大政。

三月葬永陵。孝潔肅皇后孝恪皇太后同祔。

夏四月御經筵。○五月塞決河。

先是河決曹縣汎溢徐沛間河漕尚書朱衡以南陽夏村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地高阜河流至昭陽湖不復東乃疏盛應期所鑿新河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之壩三河口又疏舊河築馬家橋堤扼河流使盡入秦溝又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導沙河入獨山湖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遂通。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爲給事中胡應嘉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卽位階爲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

復助之因事削應嘉籍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辨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於是言官論拱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霖雨傷稼。○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八月帝視國子監。○九月俺答寇山西。

俺答數犯山西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寇并坪朔州偏頭關老營堡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勾土蠻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撫寧樂亭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

從提督... 卷之四

郭樸罷。○冬十月以王崇古總制三邊。

時吉能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免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亦起為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延綏寧夏甘肅軍務。

辰

二年春二月帝耕藉田。○三月立子翊鈞為皇太子。○京師地震。○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門。

繼光至鎮議建敵臺千二百所臺宿百人二千里間聲勢相接又立車營製拒馬器節制精明器械堅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鎮冠。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

側目給事中張齊前奉命犒軍宣大受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許之。

冬十月遼王憲爝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爝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部光劾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實竟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與憲爝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

巳

三年秋八月以趙貞吉為文淵閣大學士。○冬十二月命廠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

明穆宗隆慶三年

明穆宗隆慶三年

五

聞於是尚書毛愷侍郎萬士和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
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
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
今陛下委之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
門不可不慎帝報聞

召高拱復入閣

拱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凡
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
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陛下歲時入廟何
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

庚申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夏四月京師地震○秋七

月禁章奏浮詞

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翻可
竄匿名實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以勤入閣徐階爲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
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
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
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卒贈太保謚文端
罷戶部尚書劉體乾

是時內供寢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
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

八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阻漕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沭河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

九月以李成梁為遼東總兵官。冬十月俺答孫把漢那吉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把漢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

美奪之把漢恚率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以告王崇古崇古上言把漢來歸非擁眾內附者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俺答俺答急則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不聽即脅誅把漢率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俺答老且死黃台吉立則令把漢還以眾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大略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俺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遣譯者往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以易把漢俺答遂遣使乞封請互市未幾執趙全等九人來獻崇古以帝命遣把漢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科道。去貞吉所厚者二十餘人。又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辨。言臣掌風憲。目睹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放歸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眾黨。疏入。帝手詔令貞吉致仕。貞吉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卒贈少保。諡文肅。

以殷士儋爲文淵閣大學士。

士儋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已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釋

五年春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

把漢那吉旣歸。俺答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如故。萬歷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

夏五月李春芳罷。

始徐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及高拱再入直。春芳不能與爭。自劾而已。會拱逐去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言官

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

六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河南山東水。十一月般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劾士儋進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遂乞休去。

六年春正月築徐邳河堤。

時復以朱衡經理河工遂罷加河議專事徐邳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

閏三月帝有疾。夏四月以高儀爲文淵閣大學士。五月帝崩。六月朔日食。太子翊鈞卽位。罷中極殿大

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穆宗崩太監馮保矯遺詔掌司禮監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疏請訕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不可容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爲首輔。

高儀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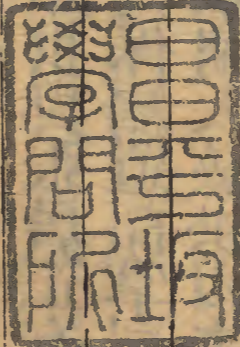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殮諡文端以呂調陽爲文淵閣大學士。尊皇后爲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爲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秋九月葬昭陵。冬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

享和堂

